

“土壤學”雜誌的基本任務

蘇聯“土壤學”1953年第10期社論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9月全會“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決議中，已擬定出保證我國這一最重要經濟部門急速高漲的規模宏大的計劃措施。

這一任務就是在最近兩三年內，要充分滿足我國居民對糧食產品日益增長的需要，並保證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原料供應。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決議是所有農業工作者的戰鬥綱領。我國土壤學正面臨着一個巨大的任務。廣大的土壤學家們應當更積極地參加到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所擬就的有關提高飼料作物、馬鈴薯、蔬菜、穀類作物、棉花、甜菜、亞麻、大麻和其他工業原料作物產量措施的研究中去。

應當大大地注意到由於土壤表層的特性不同，而有機和無機肥料的應用，土壤的施用石灰和石膏，耕作方法和其他有關提高農作物產量的農業技術措施的應用也不相同的問題底研究。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決議交給土壤學家的重大任務是：有關沼澤地的排水和利用，草原和牧場的徹底改善，河流台地用作種植蔬菜和馬鈴薯，新灌溉地的運用，舊有灌溉地利用的改良，防止灌溉地區土壤再度鹽漬化等等土壤改良措施的研究。

把科學成就運用到農業生產中在目前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土壤學中所有提高土壤肥力的技術措施，應當在最近期間運用到生產實踐中，充分地用之於提高農作物產量方面。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指出：“農業科學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是落後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的要求。許多科學研究所和實驗站脫離實際地進行工作，把自己局限於實驗室和實驗園地的狹窄圈子裏，沒有以新的發現和新的倡議來豐富科學和實踐，對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在提高土壤生產率和飼畜業方面很少幫助。”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指令蘇聯農業和農業儲存部及各州、邊疆區、共

和國的黨和蘇維埃機關：“消滅科學研究機關工作中的缺點，克服科學落後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的要求的現象，提高科學機關對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作實際幫助的作用，幫助它們進一步提高農業各部門。動員科學家的力量來進一步發展農業科學，使農業科學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農業生產的新知識和新方法武裝農業工作幹部。”

在這些決議的啓示下，“土壤學”雜誌面臨着一個巨大而嚴重的任務。雜誌的基本任務是動員全體蘇維埃土壤學家，積極地參加研究和體現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⁹月全會決議中所擬定的關於提高農業的措施。

雜誌應當成爲積極促進由杜庫查耶夫、考斯托契夫、威廉姆斯的工作所創造成的先進的、唯物主義的蘇維埃土壤學方向發展底戰鬥性學術性機關刊物；廣泛地普及關於土壤肥力在社會主義農業條件下正確地培育後就不斷地增長，而在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條件下則對土壤肥力進行有系統的掠奪底原理。

雜誌應當與反動的資產階級反科學理論，特別是以各種方法表現出的馬爾薩斯學說進行堅決的鬥爭；普及蘇維埃土壤學的成就並把它應用到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中去；在土壤科學中倡導自由的、實事求是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我國土壤學家的注意中心應當放在提高土壤肥力和提高產量的問題上面。應當在最短期間內消除土壤科學落後於社會主義農業要求的現象。

必須清除在某些土壤學家（蘇聯科學院土壤研究所、國立莫斯科大學等）中間存在着的，把土壤學當作地質—地理學範圍中的“純粹”自然—歷史科學，而不適應農業需要的那些落後的根深蒂固的錯誤觀點。在土壤學中的這一派，實際上就是不承認肥力是土壤的主要特性，和生物學因素是土壤形成的主導因素。他們使土壤科學脫離實際而不直接參加到提高產量措施的研究中去。

“土壤學”雜誌，應當與誘導土壤學家離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決定的緊要任務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錯誤觀點，進行經常性的鬥爭。

我國在土壤及其肥力的科學研究領域中已有極大的成就。B. P. 威廉姆斯創造性地發展了B. B. 杜庫查耶夫和П. A. 考斯托契夫的工作，創立了土壤發生的學說以及土壤肥力的創造、恢復和日益提高的理論。創造性地運用這些學說應當是爲了給予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有效幫助，以達到爭取產量最大提高的目的。

“土壤學”雜誌要使讀者注意到他自己的工作應當受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原則

指導的必要性。

土壤肥力理論問題的研究決不能與有關提高產量的農業技術措施的研究分開。必須記住 B. P. 威廉姆斯學說的基本原理：只有獲得農作物高額產量的方法才能保證土壤肥力條件的日益改善。

我國土壤學說在農學理論發展中的歷史性作用，即在於它在農業科學史中研究土壤肥力而首先聯系到它的起源。這種原則性的新的觀點，為土壤肥力問題或者土壤生成發育問題的研究揭開了廣濶的遠景。

研究土壤肥力而聯系到它的起源過程，這是把肥力理解為土壤性質間相互聯系的有規律的總合，揭發具體的自然和農業條件中土壤肥力的發生和變異底客觀法則，以及根據不同的肥力特徵來確定土壤區域分佈規律性底唯一可能的途徑。

B. B. 杜庫查耶夫寫道，土壤作為一種自然體的特徵是由於這種物體的所有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所有的主要特性之間，與任何活的有機體一樣，在發生上也有密切的聯系。根據這種看法，就完全可能按照土壤的任何一個組成部分來判斷其他一般的土壤組成部分，以及土壤的性狀。

П. A. 考斯托契夫指出，研究土壤的起源和創立它的發生分類學，就是把起源相同的土壤歸併到一定的土類中去，然後我們就可以按照它的主要性狀的總合來分類，因為起源的共同性常常伴有土壤重要性狀相似的地方。

因此，研究土壤肥力問題就需要進一步地全面性地研究自然的土壤形成過程、土壤發生分類學和土壤製圖學的問題。

這種工作應當提高到新的、更高的理論水平，應當以生物學的土壤學基本原則為依據。根據這種原則，肥力就是土壤截然不同於貧瘠的岩石底主要特徵。必須消除土壤發生學和分類學問題上的形式主義的形態發生學觀點，以研究自然的土壤形成過程為基礎，來闡明土壤在生物羣社的影響下所發生的和與一定的物理—地理環境緊密統一的條件下所發育成的主要特性——肥力的變異規律性。

提高土壤肥力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的進一步研究的任務，要求土壤學家不要局限於僅僅在自然的土壤形成過程影響下所產生的自然肥力，以及土壤的生成發育和分類的片面性的研究。同時，對於由人類所創造的人為（根據馬克思的話）土壤肥力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因此就必須堅決加強在農業土地的各種經濟利用方式下，在耕作土壤中所發生的土壤形成過程，以及在社會主義農業條件下土壤

熟化過程的研究。爲了這種目的，就應當全面性地研究自然的土壤類型，在人類的經濟活動影響下所生成的栽培土壤底生成發育及其分類，並且主要按照它的肥力來區分其熟化方案。在草田輪作的不同田地中，土壤的肥力及其結構、水分、空氣和養分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不考慮到這些變化，就不可能合理地研究各個農業技術措施的最有效地應用的條件，以及它們之間的配合以達到提高產量的目的。因此，研究輪作田地中土壤肥力的變異規律就成爲土壤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有關這一類問題，在試驗機關中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際材料。必須在 B. P. 威廉姆斯關於生物學的土壤肥力理論的啓示下來總結這些材料，並且在大的試驗機構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生產條件中組織起有關這一方面的新的工作。

揭發草田輪作田地中土壤熟化方案的創造規律和土壤肥力動態的規律並非是別的，而是根據發生土壤學的觀點來揭發耕作土壤底目前的土壤形成規律。進行這種工作，就是把威廉姆斯的土壤統一形成學說的原理擴大到以耕作土壤作爲土壤統一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新的特殊階段的成土過程底研究中去。

土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僅局限於土壤潛在肥力的研究一方面。除了土壤潛在肥力的研究外，研究植物生長和發育期間受肥力因素的季節性動態所決定的土壤有效肥力，對於豐產農業技術的製定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發展土壤肥力學說的重要任務就是研究作爲植物生長和發育環境的土壤動態底規律性。在耕作土壤中，這種工作就應當具有把土壤當作農作物栽培環境來研究的特徵，因爲農業技術措施體系是決定土壤肥力因素的季節性動態和農作物產量的強大而有效的因素。

土壤學家積極地參加到這些問題的研究中，無論對於耕作學或者土壤學都有很大意義。對於耕作學其重要性在於，研究作爲農作物栽培環境的土壤動態底客觀法則，對於最有效地製定出控制這些動態以達到獲得豐產目的底農業技術措施，提供了必要而可靠的基礎。

對於土壤學則更形重要，因爲土壤的潛在肥力只有通過有效肥力才能被理解及發洩。各種不同土壤的肥力，只有用以下方法才能有效地說明它的特徵：即如何研究原土的性狀及其熟化方案，以及在土壤研究體系中如何使豐產農業技術的製定與輪作田地中的土壤表層性狀的變異相結合。

因此，土壤學家積極地參加到土壤肥力及農業豐產技術問題的研究中，就爲發生土壤學的發展開闢了更大的新的可能性，因爲它使發生土壤學的原理擴大到

與農作物發育和獲得豐產有密切關係的耕作土壤底熟化過程，和土壤動態的規律性底研究中去。毫無疑問，擴大發生土壤學原理到創造高度肥沃性的耕作土壤條件底研究方面去，將要使土壤科學走向一個新的繁榮時期，並且將使它在社會主義農業所面臨着的迫切任務中更有效地武裝起來。

在土壤學所面臨着的一個新的重大任務中，進一步地發展有關土壤中微生物、化學和物理過程的動態底研究，對於研究土壤肥力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些研究能揭發足以說明土壤肥力特徵的土壤個別性狀底變異規律。這種研究應當與爲了栽培農作物，研究土壤的生成發育和熟化過程爲目的而研究土壤時，所提出的具體實際問題的解決緊密地聯繫起來。

土壤製圖學的方式和方法應予以廣泛地討論。這種工作在各方面，從全蘇和各州的土壤圖起直到個別集體農莊的土壤規劃圖止，就其內容及形式來講都應當比目前，更加符合於社會主義農業對於提高產量措施的研究方面底要求。

進一步創造性地發展土壤科學的保證是廣泛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有關土壤學上的重要理論問題和土壤學研究結果在農業實踐中運用的意見底自由爭辯。

爲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自由地交換意見，雜誌將要吸收廣大的蘇維埃土壤學家和鄰近的科學部門代表，來進行有系統地闡明土壤科學中的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許多極其重要的問題。

在雜誌的篇幅上將要進行有關土壤形成過程、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壤製圖學方法的問題底討論。

編委會將要爭取有系統地在雜誌的篇幅上對已出版的教科書、專門論文、小冊子展開評論，指出它們的思想性和學術性價值，並且揭發它們的缺點和錯誤。

在雜誌的篇幅上將要批判地闡明蘇維埃土壤學及其各個部門的現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思想在土壤學中的領導地位，並且擺脫資產階級科學的影響。

決不能贊同某些土壤學家的意見：認爲在我們土壤科學中沒有不同的方向，既沒有新的先進的方向，而另一方面又沒有足以阻礙土壤學發展而必須拋棄的落後的陳舊的方向。贊同這些意見就有助於批評的壓制，而非利於批評的開展。直到最近，土壤學中還有把土壤科學與農業隔絕的學派。很明顯，這種學派在我們蘇維埃的現實條件下已成爲落後的，阻礙土壤科學發展的障礙。應當與這種學派在某些土壤學家中所造成的遺毒作鬥爭。某些土壤學家直到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還

成爲這些落後思想的俘虜，他們不認爲研究土壤肥力問題和積極地參加有關提高產量的措施底研討就是土壤調查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雜誌的篇幅上創造性地討論和自由地交換意見時，應當堅決地克服土壤科學中的教條主義因素，因爲這也是土壤學發展中的嚴重障礙，它會阻礙土壤科學本身滌除陳舊的和不自覺的原理底淨化作用。雜誌的進一步工作將要闡明土壤學幹部的培養和高等學校中的土壤學教學問題。特別注意要進行有關農業生產中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的宣傳和運用的工作。

“真理報”1952年11月17日的社論對“土壤學”雜誌加以嚴重的批評，十分正確地指出：“許多年來，土壤學中的先進的、唯物主義的方向遭遇到主要出源於臭名昭彰的‘肥力遞減學說’的反動、反科學學派的多方抗拒。這門科學專門出版的機關刊物——“土壤學”雜誌實際上既沒有促進原則性批評的開展，又沒有積極地支持先進的觀點。”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的特別決定中，對“土壤學”雜誌也予以嚴重的批評，決定中指出，“土壤學”雜誌的工作不能符合於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所提交到蘇維埃科學面前的歷史性任務底要求。

雜誌的編委會沒有促進對落後的和錯誤的理論原則開展原則性地批評，對土壤學中的錯誤方向沒有進行批判，而對先進的土壤學觀點又未予以充分支持。編委會對學術性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意義重視不夠；沒有從斯大林同志關於意見爭論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關於自由地、創造性地討論在科學發展中的必要性底歷史性指示中作出實際結論；而且也沒有組織過一次有關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的大型學術性討論會。雜誌沒有把社會主義農業實踐中和新的科學發現中所提出的極需討論的問題，提交到蘇維埃土壤學家的面前；而且也沒有對土壤學家中所發生的某些學術性論爭，予以原則性的分析。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的決定中，關於改善雜誌工作曾給予詳盡的指示。

編委會明確地理解到，只有廣衆的土壤學家和隣近科學部門的科學工作者羣體積極地參加這一工作，才能完成擺在“土壤學”雜誌面前的這一重大任務。

編委會號召讀者積極地參加到完成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9月至會所決定的重大任務底工作中去，完整地運用並且創造性地發展由杜庫查耶夫—考斯托契夫—威廉姆斯所創造成的先進的、唯物主義的土壤科學。

(陳廷偉譯自“土壤學”雜誌，1953年第10期)